

# 历史剧

郭沫若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丛书名:现代文学

书名:历史剧

作者:郭沫若

出版社:学苑音像出版社,2005-1

ISBN 7-88050-475-3

中国分类法号:I27

定价:10.00元

# 目 录

湘累 .....	1
孤竹君之二子 .....	12
棠棣之花 .....	35
孔雀胆 .....	148

## 湘 累

女须之婵媛兮，  
申申其詈予。  
曰，鮀妍直以亡身兮，  
终然天乎羽之野。  
汝何博謇而好修兮，  
纷独有此姱节？  
菘蓂施以盈室兮，  
判独离而不服！

——《离骚》

序幕：洞庭湖。早秋，黄昏时分。

君山前横，上多竹林芦荻。有银杏数株，参差天际。时有落叶三五，戏舞空中如金色蛱蝶。

妙龄女子二人，裸体，散发，并坐岸边岩石上，互相偎倚。一吹“参差”（洞箫），一唱歌。

女 子 （歌）泪珠儿要流尽了，  
爱人呀，  
还不回来呀？

我们从春望到秋，  
从秋望到夏，  
望到水枯石烂了！  
爱人呀，  
回不回来呀？

棹舟之声闻，二女跳入湖中，潜水而逝。

此时帆船一只，自左棹出。船头饰一龙首，帆白如雪。老翁一人，银发椎髻，白须髯，袒上身，在船之此侧往来撑篙，口中漫作欸乃之声。

屈原立船头展望，以荷叶为冠，玄色绢衣，玉带，颈上挂一莲瓣花环，长垂至脐；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其姐女须扶持之。鬢发如云，簪以象簪。耳下垂碧玉之珥。白衣碧裳，俨如朝鲜女人妆束。

屈 原 这儿是什么地方，这么浩淼迷茫地！前面的是  
什么歌声？可是谁在替我招魂吗？

女 须 噯！你总是爱说这样疯癫识倒的话，你不知道  
你姐姐底心中是怎样痛苦！你的病，噯！难道便莫有  
好的希望了吗？

老 翁 三闾大夫！这儿便是洞庭湖了。前面的便是  
君山。我们这儿洞庭湖里，每到晚来，时时

有妖精出现，赤条条地一丝不挂，永远唱着同一的歌词，吹着同一的调子。她们倒吹得好，唱得好，她们一吹，四乡的人都要流起眼泪。她们唱倦了，吹倦了，便又跳下湖水里面去深深藏着。出现的时候，总是两个女身。四乡的人都说她们是女英与娥皇，都来拜祷她们：祈祷恋爱成功的也有，祈祷生儿育女的也有；还有些痴情少年，为了她们跳水死的真是不少呢。

屈原 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她们在望我，在望我回去。唉，我要回去！我的故乡在那儿呀？我知道你们望得我苦，我快要回来了。哦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三闾大夫吗？哦，我记起来了。我本是大舜皇帝呀！从前大洪水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把水治坏了，累得多死了无数的无辜百姓，所以我把他逐放了，把他杀了。但是我又举了他的儿子起来，我祈祷他能够掩盖他父亲底前愆。他倒果然能够，他辛勤了八年，果然把洪水治平了。天下的人都赞赏他的功劳，我也赞赏他的功劳，所以我把帝位禅让给了他。啊，他却是为了什么？他，他为什么反转又把我逐放了呢？我曾杀过一个无辜的百姓吗？我有什么罪过？

啊，我流落在这异乡，我真好苦呀！苦呀！  
……唉呀，我的姐姐！你又在哭些什么？

女 须 你总是爱说你那样疯癫识倒的话，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么地痛苦！

屈 原 姐姐，你却怪不得我，你只怪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混浊的世界！我并不曾疯，他们偏要说我是疯子。他们见了凤凰要说是鸡，见了麒麟要说是驴马，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。他们见了圣人要说是疯子，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。他们既不是疯子，我又不是圣人，我也只好疯了，疯了，哈哈哈哈哈，疯了！疯了！（歌）

惟天地之无穷兮，  
哀人生之长勤。  
往者余弗及兮，  
来者吾不闻。  
吾将乱思心以为纒兮，  
编愁苦以为膺，  
折若木以蔽光兮，  
随飘风之所仍！

啊啊！我倦了，我厌了！这漫漫的长昼，从早起来，便把这混浊的世界开示给我，他们随处都叫我是疯子，疯子。他们要把我这美

洁的莲佩扯去，要把我这高岌的危冠折毁，要投些粪土来攻击我。从早起来，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；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，都在冒起烟雾，飞起火星，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；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——我的心脏——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，只进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。哦，太阳往那儿去了？我好不容易才盼到，我才望见他出山，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，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来把这浊世遮开，把这外来的光明和外来的口舌通同掩去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慈悲的黑夜渐渐走来了。我看见她，她的头发就好象一天的乌云，她有时还带着一头的珠玉，那却有些多事了；她的衣裳是黑绢做成的，和我的一样；她带着一身不知名的无形的香花，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。她一来便紧紧地拥抱着我，我便到了一个绝妙的境地，哦，好寥廓的境地呀！（歌）

下峥嵘而无地兮，  
上寥廓而无天。  
视倏忽而无见兮，  
听愴怳而无闻。

超无为以至清兮，  
与泰初而为邻。

噯！这也不过是一个梦罢了！我周围的世界其实何曾改变过来！便到晚来，我睡在床席上又何尝能一刻安寝？我怕，我怕我睡了去又来些梦魔来苦我。他来诱我上天，登到半途，又把梯子给我抽了。他来诱我去结识些美人，可他时常使我失恋。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闭眼，我翻来覆去，又感觉着无限的孤独之苦。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，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。啊，但是，我这深心中海一样的哀愁，到头能有破灭的一天吗？哦，破灭！破灭！我欢迎你！我欢迎你！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，我立在破灭底门前只待着死神来开门。啊啊！我，我要想到那“无”底世界里去！（作欲跳水势）

女 须 （急挽勒之）你究竟何苦呢？你这么任性，这么激烈，对于你的病体真是不好呀！夏禹王底父亲正象你这样性情激烈的人，所以他终究……

屈 原 不错，不错，他终究被别人家拐骗了！他把国家弄坏了，自以为去谄媚下子邻国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，他终究被敌国拐骗了去

了。这正是他“愚而好自用”的结果。于我有什么相干？他们为什么又把我放逐了呢？他们说我害了楚国，害了他的父亲；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这样的冤狱，要你们才知道呀！

女 须 你精神太错乱了，你总要自行保重才行。只要留得你健康，什么冤枉都会有表白的一天，你何以定要自苦呢？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，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。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限的潜热，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。但是你看湘水、沅水，遇着更大的势力扬子江，他们也不得不隐忍相让，才汇成这样个汪洋的洞庭。火山也不是时常可以喷火，我们姐弟生长了这么多年，几曾见过山岳们喷火一次呢？我想山岳们底潜热，也怕是受了崖石底压制，但他们能常常地流泻些温泉出来。你权且让他们一时，你自由的意志，不和他们在那臃穆的政界里驰骋，难道便莫有向别方面发展的希望了吗？

屈 原 哦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你要叫我把这莲佩扯坏，你要叫我把这荷冠折毁，这我可能忍耐吗？你怎见得我便不是扬子江，

你怎见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？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庭，我的力量便不能汇成个无边的大海吗？你怎这么小视我？哦，你是要叫我去做个送往迎来的娼妇吗？娼妇——唔，她！她，郑袖！是她一人害了我！但是，我，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恋慕我，她并且很爱诵我的诗歌。唔，那倒怕是个好办法。我如做首诗去赞美她，我想她必定会叫楚王来把我召回去。不错，我想回去呀！但是，啊，但是，那个是我所能忍耐的吗？我不是上天底宠儿？我不是生下地时便特受了一种天惠？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？我这么正直通灵的人，我能忍耐得去学娼家惯技？我的诗，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！我能把我的生命，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，拿来自行蹂躏，任人蹂躏吗？我效法造化底精神，我自由创造，自由地表现我自己。我创造尊严的山岳、宏伟的海洋，我创造日月星辰，我驰骋风云雷雨，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，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。我一身难道只是些胭脂、水粉底材料，我只能学做些胭脂、水粉来，把去替女儿们献媚吗？哼！你为什么这么小视我？我有血总要流，有火总

要喷，不论在任何方面，我都想驰骋！你为什么叫我“啞訾栗斯，喔咿儒儿，如脂如韦，突梯滑稽”以偷生全躯呢？连你也不能了解我，啊！我真不幸！我想不到才有这样一位姐子！

女 须 （掩泣）……

屈 原 （倾听）哦，刚才的歌声又唱起来了呀！  
水中歌声：

我们为了他——泪珠儿要流尽了，  
我们为了他——寸心儿早破碎了。  
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！  
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！  
你们知不知道他？  
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？

屈 原 哦，她们在问我的所在！我站在这儿，你们怎么看不见呀？水中歌声：

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。  
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。  
我们心中的愁云呀，啊！  
我们眼中的泪涛呀，啊！  
永远不能消！  
永远只是潮！

屈 原 哦，好悲切的歌词！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。

流吧！流吧！我生命底泉水呀！你一流了出来，好象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。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，炎天烈日之中，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的快活。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，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！哦，我的姐姐！你也在哭吗？你听见了刚才的那样哀婉的歌声吗？

女 须 我也听见的，怕是些渔家娘子在唱晚歌呢！  
屈 原 不然，不然，我不相信人们底歌声有那样泪晶一样地莹澈。

屈原自语时，老翁时时驻篙倾听，舟行甚缓。

老 翁 这便是娥皇、女英底哀歌了。这歌儿似乎还长，我在湖中生活了这么一辈子，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。我虽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听了总也不知不觉地要流下泪来。

屈 原 能够流眼泪的人，总是好人。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，总是好诗。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，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。幽婉的歌声呀！你再唱下去吧。我把我的莲佩通同赠你，（投莲瓣花环入湖中）你请再唱下去吧！

水中歌声：

太阳照着洞庭波，

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。  
待到日西斜，  
起看篁中昨宵泪  
已经开了花！  
啊，爱人呀！  
泪花儿怕要开谢了，  
你回不回来哟？

老 翁 唉呀！天色看看便阴了下来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！我怕达不到目的地方，天便会黑了！我要努力撑去！我要努力撑去！……

老翁尽力撑篙，从君山右侧，转入山后。花环在水上飘扬。帆影已不可见，远远犹闻欸乃之声。

——幕下

1920年12月27日

(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4月出版的  
上海《学艺》杂志第2卷第10号)

## 孤竹君之二子

开幕。

渤海北岸，海水平静，直与天接，天上云峰怒涌。

海滨后段为沙岸，前段为草坪，坪中杂色草花点缀。右翼临海处岩石嶙峋，高低不等；稍前垂柳一株。左翼一带为原始的森林。

初夏的正午时分，时阴时晴。

土人女子年二十四五，装束如印度风，以黄衣蒙头裹身，耳上垂大铜环，赤足，倚睡柳树荫下，抱一婴儿在怀中哺乳。

女 子 （口中低低唱歌）

日头高，柳丝长，  
柳丝牵儿入梦乡，  
梦乡便在娘身上。  
娘在望你爹爹呢，  
儿呀，儿呀，  
你在望他吗？

暖风吹，笑纹涨，  
涨在婴儿脸儿上，  
涨在海洋水面上。  
海水贪着午睡了，  
儿呀，儿呀，  
你也睡睡吧！

女 子 （边唱歌，边自言自语）今天他怎么回来得这么迟呢？午饭时分了，还不见回来，怕他到上湾去了。……等人真是难等呀！（连掩口作几次呵欠。）

母子在柳树下睡去。

有顷，渔父一人年纪三十上下，裸身赤足，皮色如赤铜，腰部以茶色布片遮裹，头发蓬茸，须髯满颊，左耳上亦贯一大铜环。右肩搭鱼网，左手提鱼篮，自林中走出。

渔 父 （自语）世道不好，连海里的鱼都去逃难去了。打了半天的鱼，才打了两匹大鱼秧子……（瞥见柳树下母子两人）哦，他们早在那儿等我了，他们是睡熟了的吗？……哈哈，真好稳熟地安睡！青草面着这么柔软的寢床，杨柳张着那么轻轻的罗帐，听着海水

的睡歌，盖着温暖的阳光，他们真是安稳，稳睡得如象死人一样！……好，我不用惊醒他们，等我采些野花来替他们作葬礼吧。（置鱼网、鱼篮于草坪上）他们能得这么死去，他们真是幸福：免得恶魔来吃他们的心，免得恶魔来吃他们的肉。（弓背在草原中采花，时时抬头看母子两人）啊，他们真是睡得安稳！……花已采了这么一大把了，等我拿去散在他们身上吧！（低唱）

青天呀！你在头上照临，  
太阳呀，你请倾耳静听！  
这儿安睡着两个无垢的人，  
我采摘花儿来把他们埋殓。（散

花母子身上。）

女 子 （醒）哦，爸爸，你回来了。暖哟，你又在  
做甚么玩意儿哟？

渔 父 （狂笑）哈哈，我以为你们是死了，我在替  
你们散花作葬礼呢。

女 子 （抱婴儿起）你总爱这么作玩笑呀。你还在，  
我们那便会死呢？

渔 父 儿子醒了吗？哦，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！  
（抱过婴儿来连连接吻。）

女 子 我等了你多一阵了，你到甚么地方去了来？